

柳亞子與「三聯會」

王 覺 源

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二

柳亞子的政治野心

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，簡稱「三聯會」。原是中國國民黨份子柳亞子所創出來的。這會名，初傳於中國對日抗戰時期。究竟成立於何年、何月、何地？個中情況，則諒為外人所知道。

柳亞子於民國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二十四年，在中國國民黨中，曾連任過三屆中央監察委員。在國民黨中的地位，已算到了最高階層。無奈他野心太熾，私慾太盛，不安於現狀。終於造成背叛國民黨的事故。被國民黨開除了黨籍。以後他雖不在國民黨籍，却仍利用國父三民主義的旗幟，各處招搖。以曲解三民主義和誹謗國民黨，企圖號召志同道合之人，與離經叛道之輩，形成為一種組織力量，以對抗國民黨和政府。這或許就是當時有名無實，所謂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」的影子。實際上，這影子直至三十五年，才漸漸形成組織。自吹是真正三民主義者的組合，本着真正三民主義的精神來革命建國。說實在的，這並不是柳亞子的真實意圖。

柳亞子搞「三聯會」的動機是什麼？說來非常簡單明白。即當對日抗戰勝利以後。民國三十五年春。政府急求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，展開和平建國大業。為團結國人意志力量，曾延攬各黨各派人士及社會賢達，舉行政治協商會議，共商國是。其時，柳亞子靜極思動，甚欲乘機而起。透過中間人士，要求政府以社會賢達的資格，選他充任政協代表。政府當以柳亞子，成見猶深，故態未改，即拒而未納。柳亞子以求售心切，遭此挫折，認為對他是一種極大的侮辱！因不免老羞成怒，抱着「東方不亮，西方亮」（柳親告邵力子語）的負氣洩憤態度，便死心塌地的肩着「三聯會」的招牌，附和中國民主同盟，混濁一團，追隨中國共產黨，亦步亦趨，賣身投靠，終於成了中共尾巴黨派之一。

勝利後到處找靠山

抗戰勝利復員後。一方中共陰謀暴露，為禍日急；一方政府積極準備，實行憲政。於是各路英雄好漢，乘時崛起。組黨結派之風，盛極一時。

或圖在國共兩黨之間，結成第三勢力，互爭雄長；或圖插足中央及地方民意機關，投身政治。負着「三聯會」空招牌的柳亞子，以空口白話不成，亦急起直追。於三十五年，始在上海正式成立所謂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」。以李濟琛任名譽理事長。柳亞子自任理事長兼書記長。所謂理事、監事，都是由柳指派的，祇聞其名，未見其人。並說已在南京、上海、廣州及香港、曼谷等地，設立分會。不論其為有為無？傳說了數年的所謂「三聯會」，至此才略見頭緒。不過其組織基層，仍極薄弱，據說會員僅五十人左右。

三十六年春，「三聯會」復將總會遷移到香港。經過多方面拉攏吸收之後，這時的會員，仍不過百餘人。會員既少，份子還極複雜。盡是一些失意的官僚、政客、舊軍人與無聊的文人。並包含中共份子。可謂是集失意份子於一爐的組合。玩政治、搞政黨，是要資本的。徒然買空賣空，是決無濟於事的。柳亞子本一屆窮書生，原是靠拿筆桿、寫文章維生的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他那有資格搞黨、搞政治？他算已有自知之

明。故在政治上，則拚命攀住李濟、陳銘樞等做靠山。在經濟上，也不得不積極抓住一個資本家來撐腰。適失意政客陳維周（陳濟棠之弟），曾做過兩廣鹽運使。私囊多金，又因閒散有年，甚欲再起於政治舞台。柳亞子探得其心意，即投其所好，鼓其如簧之舌，動之以感情，陳之以利害。陳以氣味相投，亦藉藉「三聯會」作為騰達的工具。在互相利用之下，陳遂供給該會以活動經費。原屬空口吶喊的「三聯會」，從此乃漸有實際的活動。

在港辦報窮酸應付

柳亞子原來就是以寫文章搞新聞出身的。雖已脫離新聞界很久，此時對於新聞事業，却猶未忘情。他既與陳維周拉上了經濟關係。進一步則唆使陳維周之子陳樹渠，在香港設立「三聯會華南辦事處」，由他完全負責。並創辦「大同日報」，作其宣傳機關。議成定局，乃推陳銘樞為董事長。董事有陳樹渠、郭春濤、王崑崙等。社長為陳樹渠兼。總編輯蕭雋英，主任編輯馮百恆，編輯張克明。編輯方面三人，都是共產份子。管理部經理梁若塵。該報於三十六年五月一日出版發行。新聞消息，由各地中國民主同盟份子供給；各地發行。則委託各地民盟機構，代為推銷。這報銷路自然不廣，而且報紙發出去以後，收不到錢。

柳亞子原欲實際控制該報。因為他過去從事新聞工作，都是為人作嫁，未曾作過老闆或社長，有實際支配權；但陳樹渠深恐大權旁落，亦不

肯輕易放手。柳也祇好專負會務責任，而不干與報館的事。該報經費，原決定由陳樹渠個人出資五千萬；董事會負擔三千萬；合計為八千萬。如以三十五年的匯率計算約合港幣二十三萬元。嗣因董事會諸董事，都是有口無心的，或存因循觀望態度，都不願拿錢出來。結果祇好由陳樹渠負擔，成為獨資經營的企業。該報除各項設備外，流動資金僅由五萬至十萬元。資力太薄，氣魄太小，編印一些宣傳品之類，或許還可。若欲角逐於香港新聞場合，便是太不自量了。以後傳說：該報自陳樹渠獨資經營以後，在立場態度方面，擬有所改變。果然如此的話，不但將使柳亞子未能忘情於新聞事業者，受到打擊；共產份子方面，恐更難於通過。

雜湊登場尾巴畢露

「三聯會」總部，名雖成立，始終是一塊空懸的招牌。迨其港澳總會成立，規模雖小，組織才略見具體。港澳總會於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，在英皇道北角七姊妹花園，開成立大會。召集人陳樹渠、蕭雋英。出席者僅十餘人。選舉結果，情形如下：幹事會幹事有張克明（共黨份子）、劉康鑑、張伯恆（共黨）、陳樹渠、金淑儀（金曾澄姪女、香江中學校長）、黃鼎臣（醫生）、周冲（共黨、教員）、周培克（共黨、教員）、林××、朱××、方秉維（共黨）。並推李濟、何香凝、張文等為指導員。全部出席參加的份子，幾全當選了會職。而當選任職的份子，不是共產黨人，便是十分傾向於中共的人。如此「三聯會」，又焉得而不為中共的尾巴！

開會時，除通過「組織大綱」及「黨的改革方案決議書」外，並發所謂宣言，措詞立意，全是共產黨的口吻，摘錄於此，足可窺見其反動性。其宣言有云：

「中國國民黨自民十七執政以還，不幸黨權旁落于少數野心軍閥，官僚之手，而總理所倡三民主義，全部遂被其曲解拋棄殆盡。二十年來，本黨反動派假訓政之名，行獨裁之實，開中國有史以來空前反動之劫運，此種錯誤政黨所形成之可悲結果，吾黨黨譽，自不免為其汚玷，然實際上應戶其咎者，為把持本黨領導機構之少數反動份子，而與本黨絕對多數黨員無涉，此已為社會人士所共喻。

「抗戰結束以後，由于人民要求民主和平之迫切，及本黨民主派份子之努力促成各黨派間之協調，乃有政協會議與整軍方案之成功。此實為本黨與民更始之唯一良機。乃本黨反動份子囿于個人祿位之私見，竟不惜違反全國人民之願望，與國際反動勢力勾結，毀約背信，發動內戰，荼毒生靈，糜爛社會。自去年本黨二中全会至最近三中全会一段期間，反動派所作所為，皆與總理「天下為公」及「和平、奮鬥、救中國」之遺教背道而馳。反動派之自掘墳墓固不足惜，然大多數覺悟之本黨堅貞份子，實不能與之同歸於盡，而應及時奮起，以堅決之行動，爭取黨內民主國內民主，反對一切黨務及政治上之獨裁措施。」「吾人認為必須黨內有民主，而後可以發揚光大總理遺教之革命精神，本黨一切民主份子必

須聯成堅強之陣線，然後可以與各黨派共同鞏固國內和平團結之一局面！

「吾人深信本黨 總理當年領導革命建國之光榮歷史，決不因目前少數反動份子之倒行逆施而淪於中斷，散佈全國各地之數百萬優秀忠貞之本黨黨員，必將成爲國內民主陣線之有力隊伍。粵港澳爲總理當年革命策源之地，此間同志，深受革命主義之薰陶，自當本救黨救國之天職，在本會中央領導之下，與各地同志，精誠團結，與國內民主黨派，通力合作，爲實現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，謹此宣言。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三十日。」

滿紙胡言妄語，直似瘋犬亂咬，不但侮辱了個人人格，誣蔑了國民黨，更使革命政府與三民主義蒙塵。其反動意識之強烈，實爲當時所有附共黨派所莫及。

半生清白爲德不卒

說到柳亞子的出身來歷，也非常平庸。他原名慰高，號如安，生於一八八七年。嗣改名人權，號亞廬；再改名棄疾，號亞子；最後名號統一，以亞子行。由其更名改號之繁來看，亦可略見其「反復、多變」的心理與性格。他是江蘇吳江人。清末中了秀才。文學頗有根柢，以故文筆還算不壞。據他自己說：光緒二十九年（一九〇三），初到上海，進了革命黨人所組織的愛國學社讀書。在上海也認識了章太炎、鄒威丹（容）及很多革命黨人。他受了革命思想的薰陶，加入中國同盟會，參加革命的工作。曾極力主張以文學

鼓吹民族革命。從此即在文化與新聞方面活動的時候居多。上海新聞報、蘇報、自治報、復報、天鐸報、民主報、民聲報、太平洋報，以及後來的國民日報，與他都有過編撰文字的因緣。與自治學社、南社、新南社，都發生過關係。曾沒有離開過革命的文化陣線。

辛亥革命以後，民國元年一月。他跑到南京謀差，被任爲臨時大總統府秘書。後來據柳亞子自己說：「祕書祇當了三天，抱病而還。」昔有五日光兆，今有三天祕書，古今輝映，真是無獨有偶。他說：「抱病而還」，原來祇是他自飾之詞。真正原因，後來據吳鐵城先生說：是「奕文人臭皮氣，不願作附屬品」。民國十三年，中國國民黨改組。柳亞子以同盟會會員資格，重新入黨。旋即從事黨務工作，任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。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二十四年三屆，他都被選爲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。在此以前的二十餘年中，柳亞子雖然多變，喜歡東奔西跳，不守工作崗位，沒有大的工作成績表現；但其思想行動，還算是激進的、革命的，對黨對國，尚無大的愧咎。他前半生這段歷史，不可否認，總還算是清白的。

不過柳亞子由於「反覆、多變」心理的作祟，對於現實，總覺不能滿足！熙熙攘攘，不務正業。終於造成叛黨事實，而被國民黨開除黨籍。從此自誤之後，即窮愁潦倒，鬱鬱不得志。亦不問是非得失，一直抱着反黨反政府的態度。抗戰勝利以後，急欲重登政治舞台，謀一席「政協代表」，作爲晉身之階。但另一方面，他又故態

不改，致不爲政府所容。柳亞子不自反省，反抱着破釜沉舟之心，挾着「三聯會」，投奔「中國民主同盟」，出任該盟中央執行委員之職。因附驥尾，乃成爲中共附庸黨派，被列爲「四大基幹」之一。中國大陸淪陷，關入鐵幕後，三十八年十月，中共偽政權成立，爲其「統戰」關係，亦給柳以僞職。柳雖僥倖苟全性命於中共統治下的黑暗世界，却已清白被污，爲德不卒了。

放浪形骸風流自賞

柳亞子自出道以後，大都從事於新聞工作。在人事關係上，如蔡元培、張靜江、葉楚傖、蘇曼殊、陳布雷諸先生，以及沈雁冰、邵力子、陳望道等，都和他有較深的淵源。祇因他少年氣盛，恃才傲物，自我心特強，好主觀用事。很多人即常不敢與之親近。他寫文章，也是一樣，最愛賣弄筆墨，嬉笑漫罵，動輒與人開筆戰，尖酸刻薄，常不留人情面，放浪形骸，風流自賞，始終不改其使酒罵座的習氣。民國二年以後，他不過二十餘歲。文場比較得意，又轉而致力於新劇運動，與馮春航、陸子友相當友好。這時，他已由民聲報轉到太平洋報，專編文藝。以遊戲人間的態度，大替馮春航、陸子友捧場。且出版「春航集」與「子美集」，分贈劇界同好。直到陸子美死去，馮春航離開戲劇界後。柳對戲劇興趣，始漸減退，關係遂亦中斷。

柳在捧戲子的同時，風流所及，亦愛攀花折柳。謂「文人無行」，乃歷來已然。他與人談話，亦毫不自隱其所謂「無行」的韻事。常說：「

捧戲子和吃花酒，本屬尋常事，不怕風流怕下流。似乎認爲自己還是高尚的。「我和曼殊、小鳳（指葉楚傖），常在上海大吃花酒，曼殊常叫的宿人是花雪南；小鳳叫楊蘭春；我却喜歡張娟娟。三姝艷色姿態，各有所擅，我們各愛其所愛，實難品評。」他還自炫的說：「當時我還作了一首絕詩，是這樣的：『花底粧成張麗華，相逢淪落各天涯。婦人醉酒尋常事，誰把鈞天醉趙家。』自覺頗有英雄末路的感覺」。柳亞子大約也就在這不久之後，受了一點什麼打擊，在一個夏天，浩然有歸志，了斷了這些風流孽債。從此也實際脫離了言論界一段時期。至民國十三年，因避齊（燮元）盧（永祥）戰爭禍害，重到上海，開始投身黨、政工作。

甘作共匪四大基幹

自居「三聯會」理事長兼書記長的柳亞子，亦常以名士自詡。狂妄虛驕，專好作偏激誹謗的言論，以沽名釣譽。失意落魄之後，仍不甘於寂寞。企圖組織黨結派，以達其政治目的。惟其本身，毫無財勢、地位，力量薄弱，聲望不彰。故不得不拉攏李濟梁傑作其政治靠山；抬捧陳維周作其經費支柱，追隨民主同盟，勾結中國共產黨，從事反政府、反國民黨的活動。於是才能活動於一時，被中共所參養；但他厚顏無恥，仍自稱爲「國民黨員」；曲解三民主義，猶自詡爲「真正的三民主義者」。這在當時所有附共黨派的活動中，實爲一種突出現象。

對日抗戰勝利，中共進行大叛國作亂之初。

一九四七年三月，中共受了國軍嚴重的打擊，退出其老巢——延安。中共爲佈署新的叛亂計劃，曾發佈所謂：「地下鬥爭總路線綱領」。列其附庸黨派中之中國民主同盟、民主建國會、民主促進會及「三聯會」爲「四大基幹」。這也就是說：「三聯會」即爲當時許多附共黨派中，中共所最重視的一個黨派。該綱領第四條，並特別提示：

「各地區委各級核心組織單位，要格外仔細準備利用一切機會，去動員民主同盟，與農工民主黨行動的力量。尤其對於行動派及三民派（即三聯會作者註）各地方組織，發生更密切的聯繫。各地區委及核心，經常派遣代表，列席各地民盟、三聯、行動三方面幹部的會議，並將其各種會議及個人行動情形，由交通員向中央局作不斷的報告，作爲檢討力量的配置」。

「三聯會」完全以柳亞子個人作中心，爲一個毫無基層實力的黨派。中共何以會對他格外垂青？這與其說是重視其實質，實不如說是重視其名稱爲實在。因爲「三民主義」的實質，是國人奉爲建國的最高原則的，是國人信仰的中心。以故這名稱，在中國各地，始終是芬芳的響亮的。中共利用「三民主義」作招牌來號召，乃是最好的統戰工具。「三聯會」之所以能够忝列爲四大基幹之一，無他可取，即職是故。

因病逃過殘酷修理

中國共產黨叛國作亂之初，中國大陸附庸或

勾搭中共，或徘徊觀望的大小政治黨派，有資料可考者，其數不下二百。迨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，對於關進鐵幕的附庸黨派，已再無剩餘價值可以利用了。於是乾脆脫掉虛偽「民主」的大衣；穿上俄製「獨裁」的制服；採取兔死狗烹的手段，對各附庸黨派，便開始修理迫害。三十八年，中共偽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時，因尚需利用各附庸黨派，裝飾門面，作爲統戰號召的工具。在大小百餘附庸黨派中，僅選擇保留了十一個，餘皆予以撲滅。「三聯會」算是被保留者之一。

「三聯會」雖幸存於一時；但其活動範圍，則受了中共嚴厲無情的限制，絕無絲毫自由。隨之，中共又將該會的主要負責人，柳亞子、譚平山、陳銘樞、郭春濤、王崑崙等，再歸併於已經中共調整後的所謂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」，簡稱「民革」。故至四十三年，中共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時，原保留的十一個附庸黨派，又斬去了三個，包括「三聯會」在內，祇剩下了八個有名無實的附庸黨派，作其「虛僞民主」及「統一戰線」的裝飾與工具。

不過此時的柳亞子，已經窮愁無告。身患長期的嚴重全身動脈硬化及支氣管肺炎症。呻吟床褥數年，早已形同活屍。延至四十七年六月，終逝世於北平。時年七十二歲。這還算是柳亞子的幸運，僅病終正寢，沒有遭到如沈鈞儒、黃炎培輩那樣「殘酷修理」的悲哀下場。

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
〇七二四八〇